

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袁鹰 邵燕祥主编

美国的月亮

汪曾祺 邵燕祥 选编



华夏出版社

ZHONGGUOZUOJIANKANSHU

美国的月亮

汪曾祺 邵燕祥 选编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目 录

白 桦	美国奇谈	(1)
陈丹晨	梅丽亚的晚餐	(9)
陈建功	夜巡华盛顿	(12)
邓 刚	汽车文化的感受与感叹	(21)
丁 玲	安 娜	(24)
冯骥才	四说美国人	(31)
冯亦代	河边村的重逢	(38)
高晓声	寻找美国农民	(49)
公 刘	美国的“住”	(56)
韩少功	红卫兵与“红灯区”	(65)
黄秋耘	天涯若比邻	(76)
黄宗江	百老汇同行	(85)
姜德明	夜行的街车	(89)
蒋子龙	芝加哥——建筑艺术的博览会	(92)
金坚范	白芭芮夫人和“美国中医基金会”	(98)
李兰妮	老人与他的美屋	(104)
李子云	芝加哥遭劫记	(109)
梁 衡	在美国说钱	(117)
刘心武	美国爆米花	(125)

鲁彦周	歌舞声中的“美梦”	(130)
罗 洛	访旧金山中国书店	(133)
钱满素	不被打搅的权利	(136)
邵燕祥	打足球	(141)
舒 婷	空信箱	(144)
舒 乙	作客赛珍珠中心	(146)
铁 凝	华盛顿的“文学疗法”	(149)
屠 岸	哦，自由神	(156)
汪曾祺	林肯的鼻子	(163)
王 蒙	旅美花絮	(167)
王若水	看牙记	(173)
王小鹰	美国西雅图 King Country 监狱纪实	(178)
王佐良	伯克莱的势头	(187)
吴秉杰	在美国，我没有陌生之感	(195)
乌热尔图	访美国的印第安人	(199)
萧 乾	美国点滴	(203)
徐 迟	美国的月亮	(209)
徐中玉	“时间”是什么？	(216)
郁 风	赌城·鬼城	(220)
袁可嘉	一个名副其实的 center	(225)
张承志	绿风土	(231)
张抗抗	谁来都能找到自己的根	(238)
张 锲	为海伦·F·斯诺女士颁奖	(242)
张一弓	路易丝，你在哪里？	(248)
赵大年	美国人的算术如何	(255)
赵丽宏	走马好莱坞	(257)
赵 玫	从这里到永恒	(264)

中杰英	美国文化的主流	(272)
宗 鄂	车 祸	(282)
宗 璞	奔落的雪原	(292)
编后记	邵燕祥	(297)

白桦

美国奇谈

小序

地上无天国，这是毫无疑问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哲人灿若繁星，著作浩如烟海，但尚无一人能在理论、同时又在实践上接近人类的愿望。

美国之行，为时5个月，很想发表一点奇谈怪论，真正是一点儿，就像是一滴滴的水珠。

第一滴水珠

11月里西方有个节日，叫万灵节，也就是鬼节。节日前进礼品店，吓了我一跳。我怕的当然不是那些鬼怪面具、南瓜雕刻的鬼头和众多机动的魑魅魍魉。因为我是一个多次下过地狱的人，别说活人制作的鬼怪，鬼怪制作的活人我也见得很多了。而是我在鬼怪的行列里忽然发现了美国总统里根和第一夫人南茜才惊出了一身冷汗。忐忑之余，不免左顾右盼，看看

是否有暗探之类的人在拍照。一旦密报，那还了得，首先是店主人罪责难逃，重则无期徒刑，轻则 15 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恐怕连顾客也脱不了关系（为什么不检举揭发？），我也是顾客之一，虽然是个“老外”。正想一走了事，不料此时一只手掌落在我的肩头。啊呀不好！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店员，她问我：

“先生！有什么需要我说明和帮助的吗？”

我指着青面獠牙的里根夫妇结结巴巴地问：

“这……里根总统见过？”

“也许见过，”她用手一拨，里根夫妇的头同时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了三个 360°。“我想他应该见到过，年年都有。”

“他……会……？”我想，里根先生至少应当明白，这样歪曲他的形象，会降低他的威信。

“他会大笑。”这位小姐说着竟敢用手去提里根先生的耳朵。

“啊！”多么奇怪的一个国家！惊魂甫定的我连连道谢，退出商店，混入人流。

第二滴水珠

我在很年轻、又对美国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受到警告：当心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那么，美国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总得有所了解，才能当心呀。我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又从西海岸到夏威夷，为了找到那种叫做美国生活方式的东西，可是煞费心机，结果是：美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具有的生活方式。全世界的宗教都在美国公开传教，不同的教派的信奉者按照不同的教规生活。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还保持着 200

多年前英国的古老习俗。

美籍华人更是原封未动，尊孔读经，同时也供奉赵公元帅。许多在中国大陆早已绝迹了的乡规俚俗依然在各个城市中的中国城里恪守不渝。在西藏很少有人知道密宗里有一个黑教，美国的柏克莱却有一座密宗黑教的庙宇和众多的信徒。

美国的现代技术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可还有少数人偏偏不使用电和机动工具，夜晚靠油灯和蜡烛照明。各式各样的酒吧，使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美国人在工余的晚上各得其所，相安无事。难道协调这个人种最复杂的移民国家内部秩序的法宝是自由？！我又吓了一跳。

多年来我接受的教导是：自由一定会导致乱。可是强求一致能够不乱吗？希特勒从30年代到40年代花了10年左右的光景，力求德意志、欧洲、全世界和他个人的意志保持一致，使用了最极端的手段。结果是一场人类的浩劫。

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10年间，中国的“文革”，要求全国一片红，也使用了最极端的手段。结果是一场中国的浩劫。想到这儿我真有点害怕，我做出这样的结论，着实有自由化之嫌。最近听说中国有几位饱学之士自称为新权威主义，声称：中国仍然需要魅力强人领袖政治，实际上仍是独裁专制，似乎历史上的独裁专制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那些独裁者没有知识化，年轻化。

历史上的独裁者是否都没有知识，我缺乏研究。但他们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大业的。穿着开裆裤登上宝座的万岁爷爷绝不止溥仪一人。希特勒死的时候还不到元首级离退休的年龄。不过，自由还是很可怕的。——这是我多年来的切身体会，从来不敢自由，仅有一两次想到自由就要收骨头了，得到的是更大更长的不自由。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

候，经常会身不由己地打寒颤。

第三滴水珠

美国的官府没有中国的官府威严。中国的衙门保持着古风，老百姓不敢进也不能进。在美国，无论哪一级行政长官的办公楼都可以自由进去（情报和军事单位除外）。老百姓可以在衙门里自己动手去查资料。即使联合国大厦里正在开会，旅游者也可以自由出入。

去年11月8日，我就在联合国大厦内走遍每一个会场。那天大厅里正在开会，有一位女士正在十分激动地发言，在休息室喝咖啡的各国代表比静坐听讲的人多得多。我还在安理会的小会议厅里小坐了片刻。

美国的官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都是有问必答，态度和蔼。但是，据不少到美国驻华使领馆办理签证的中国人反映：办理签证的美国领事馆官员们大多数缺乏耐心，有的甚至毫无礼貌，不讲道理。对任何申请签证者都持怀疑态度。这就使我大惑不解了，难道中国的风水不好？还是他们感染了中国官员的某种病症？或许每一个申请美国签证的中国人都可疑？可对于要求到你们国家去做客的客人，怎么能一律看成盗贼或食客？何况你们是在这些客人的国家里执行和解释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策。200多年的美国历史证明，中国侨民对美国的贡献极大，而几乎没有损害。

第四滴水珠

在美国极少有人把现金带在身上，顶多在口袋里装20块

美金，花钱都使用信用卡或支票本。即使在超级市场买一瓶牛奶也可以开支票。所以在纽约的窃贼常常在 24 街中国领事馆附近徘徊，伺机打劫中国访问团的官员，他们可能读过中国的历史，知道中国的达官贵人都有腰缠万贯的传统习惯，果然，一打一个准，有时万而八千，有时千而八百。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货币流通主要靠现金呢？即使通货膨胀，人们也都得扛着纸币去购物。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的社会。所以，40 年来谁去研究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呢？可结果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越来越复杂，千头万绪，还来不及去考虑怎么办。私人使用支票这种东西其实并不陌生，40 年前在中国大都市里也时新过。但我以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信用问题。

在美国，一个开过空头支票、假支票或盗用过他人支票的人，就是一个在金融流通中失掉信用的人。人们宁愿失去所有的财产也不愿失去信用，失去财产还有可能挣回来，失去信用，所有的金融流通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都要对你关上大门。你无权存款，无权购买分期付款的房屋、汽车……等等，总之，你失去了灵魂。

中国的圣人在 2000 年前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信”的重要了。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告诉我们，人而无信，可也。今天之前的几十年，轻诺寡信者往往是制订政策、执行政策的公仆和国营商业机构，上行下效。造成一种心态：一切俱不可失，唯一可失者，信也。所以在下：说谎成了人人心照不宣的习惯；在上：朝令可以夕改，立法不依，哪里还找得着信呢！

第五滴水珠

12月6日，我来到夏威夷珍珠港。白色的亚利桑那号军舰纪念堂建筑在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军舰上，我是搭乘美国海军提供给游客的交通艇在大雨中登上纪念堂的，在纪念堂上俯首就可以看见沉睡了48年、锈迹斑斑的亚利桑那号的残骸。纪念堂的大理石墙壁上刻着1177名勇敢灵魂的名字，他们是和亚利桑那号同归于尽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们，那时他们是多么的年轻呀！我用心声念那些普通的、和今天许多活着的美国人相同的名字，从第一位念到最后一位……离开珍珠港我才意识到48年前的今天正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前夕，那天，无忧无虑的檀香山每一块海滩都是载歌载舞的人群。次日清晨，日本海军和空军向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大举进攻，使美国军人措手不及，大批飞机和舰船沉没或损伤。那个早晨，大祸从天而降，在炮火和炸弹中死伤了数千军民。历史上称之为“珍珠港事件”。

应当承认，日军在战术上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功，但在战略上却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偷袭珍珠港的直接后果是：使许多隔岸观火的美国人醒悟过来，并立即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投入战争。这也是当时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在制订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时就预见到的后果，但1941年的日本是一辆正在滑坡的战车，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了。

入夜，我在WAKIKI海滨大道上散步，一位穿着泳装的金发女郎走过来用日语问我：

“先生，今儿晚上有人陪伴您吗？”她显然把我当成了日本游客。吃惊之余的我首先想到的是：难道日本人真的登陆

了？一开始觉得自己很荒诞，以为这是时空倒错的结果。继而又觉得：不错呀！日本人的确登陆了，但他们不是在飞机军舰的炮火掩护下登上夏威夷的，他们用日元在空中铺了无数条平坦的道路，不仅通向夏威夷，而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夏威夷的地产已有40%属于日本人。他们还在继续收买美国地产房屋，出手的慷慨，吓得许多天真烂漫的美国人不断惊呼：My God！

我并不认为今天日本人的经济扩张可以和50年前的军事侵略相提并论。但这真是一个辛辣的历史的嘲讽。仅此难道还不够美国人和中国人久久思索的吗？

第六滴水珠

当今世界，一方面，食品严重匮乏，在非洲许多地区以及印度和中国，饥饿威胁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食品又严重被浪费，这种现象不仅在食品富裕的国家，即使像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不受饥饿威胁的人，他们在浪费食品方面表现得非常阔绰。君不见，城市征收筵席税都不能使吃喝风稍有缓解。

美国是个粮食过剩的国家，去年的干旱使一些农业州非常窘迫，但在美国，消费食品之风仍然没有减弱的趋势，甚至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虽然有些美国人通过新闻传播媒介也能看到非洲恐怖的饥饿，但他们总认为那是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事情。我曾在美国许多大学生餐厅进餐，餐厅里的食品应有尽有，各式沙拉，肉类，各式面包，各式蛋糕，各式冰淇淋、水果……自由选用，甚至可以带走。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没有能吃多少就拿多少的观念，大量的剩余食品倒

进垃圾桶。

我是一个来自穷国、挨过饿的穷人，每每深感不安。美国食品业严格遵守法定时限，过期食品减价——直到免费处理——这是值得赞许的。在爱荷华城，我的朋友保罗教授经常开车到面包房去拉过期的面包，用以喂养屋后山坡上野生的群鹿和浣熊。只要去拉，准有。这就说明面包生产量经常超过销售量。司空见惯，从来没人考虑是否可以少烤一点。这当然和美国的家大业大有关。中国有句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为此我问过上帝：“上帝！您赐给人类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吗？”

“不！一切都是有限的。”上帝回答说。

“您说的包括美国吗？”

“当然，你们都是有罪的，我的赐予属于你们全体，资源，还有惩罚……”

陈丹晨

梅丽亚的晚餐

我珍藏着一份 1987 年圣诞节晚餐的英文菜单。它是在一张印有素雅的彩色花卉、线条的信纸上，郑重地用电脑打字而成的。晚餐题名以及各类项目是黑体字，菜名则用小字。右下角还有厨师梅丽亚的签名，格式严谨，朴素大方。完全是一份正规的菜单，但又像是出自一位艺术家的精心绘制。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晚餐菜单。

去年圣诞节，我是在纽约的朋友家度过的。晚餐由朋友的小女儿梅丽亚一手操办。那天下午，她一个人躲在厨房里整整忙碌了半天。她严格按照烹饪规定制作了一套法式菜给大家吃。有红酒梨汁汤，本色生菜沙拉，脆层三色鲑鱼，芥末樱桃烤羊排，以及果仁夹层奶油甜食。热菜上的乳黄、殷红的色彩，点心上的精致雕花，都是梅丽亚一丝不苟制做的。那份菜单也是她打印的。

当她穿着洁白笔挺的侍应生的衣服，每次端着菜盘走进餐厅时，总是喜盈盈、认认真真的。

放到餐桌边，然后切开，或是一一分给大家。这时，她不再是一个撒娇的小女儿，而是一个职业的厨师和侍者。她充满自信接受大家的评语。她那份喜悦的心情并不亚于一个博士生领取毕业文凭时的那一瞬间。

梅丽亚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白皙的脸，颀长的身材。她天真而开朗，做事情麻利干练。我初认识她时，以为她是一位无忧无虑，未经世事的少女。日子稍长一些，我渐渐知道，她曾有一个充满辛酸和不幸的童、少年。因为自幼父母离异，她虽然归父亲抚养，但却并无温暖。她的头发长满虱子，手脚冻裂成疮，以至饥饱温寒，一概无人理会。冰冷的家庭，使她成了实际上的弃儿。她慢慢地走上了街头，染上了不良习惯，成了问题少年。今天与警察扭打，明天结伙滋生是非，以至几次濒临生死的边缘。然后，还是母亲赶来，把她拥到自己的胸怀，用自责的赎罪的心情把爱给予女儿，用最大努力争回抚养女儿的权利。还有热心肠的长辈朋友都伸出了温暖的手。没有歧视，没有责备，更没有恶言谶骂，而是用文化，用艺术，用生活，用炙热的爱和耐心的诱导，使她走回到每一个青少年应有的健康坦途，孩子已经染上的恶习用了很长时间和精力渐渐涤洗干净。曾经荒废了的学业和光阴，也是在她自身慢慢省悟和努力下，逐渐补回的。她曾经幻想过当舞蹈家，她曾经热衷当模特儿，最后，她选择了饮食职业学校，接受了一年半严格训练，学会了烹饪、服务、管理等等专业知识。

做一个厨师或侍者，没有人（包括她自己）认为这是低贱的不体面的职业。更没有人记得她的过去，说三道四。许多同龄的伙伴喜欢她，她们快活而友好地生活着。她对自己开始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满怀信心，她和别人一样，得到了

应有的尊重和爱护。

圣诞节早晨，全家团聚在客厅里，包括我这个客人，也参加了这个快乐的分发礼品的活动。用许多彩色电珠装缀起来的圣诞树前摆满了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礼品。这都是来自亲友的馈赠。每件礼品上都写明了赠者和受者的名字。三个姊妹轮流选出，分送，拆开，显示，议论，高兴地笑着。梅丽亚把每件礼品包装上的彩色纸花缀戴在自己的长发上，把礼品中的丝巾披在身上，把玩具小猫抱在手里，她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的纯净仙女。她那天真的快活的情趣吸引着我。我分享了她的快活，还使我强烈感觉到此地并不缺乏人情的温暖和爱的力量。

也许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我却在这个圣诞节晚餐中，看到了一个普通少女的庄严的人生的开始，我忍不住流下了欣喜的热泪。

陈建功

夜巡华盛顿

美国警察的服装很气派：铁青色的夹克。线条平直的四个明兜儿上，铜钮扣闪闪发光。左胸上方，是盾形的徽章，质感厚重，如同银铸的一般。右胸的上方，是蓝底白字的条状名牌。夹克衫的拉链每每只拉起一半，里面是淡蓝色的衬衫，灰色的领带。步话机很随意地斜挎在身前，轻巧的手枪吊在胯后。他们走起路来，迈着鸵鸟一般悠闲的大步，粗犷而潇洒。那天，小伙子温斯特就迈着这步子朝我走过来了。

“哈罗，认识你很高兴。我叫温斯特。”

足有一米九的个子，高且瘦，长长的脸庞，褐色的皮肤。厚厚的双唇紧绷着，两撇小胡子箭一般伸向嘴角。不动声色地听完了我的自我介绍，握了一下手，还是迈着鸵鸟一般悠闲的大步，绕到了警车的另一侧。他拉开车门，一斜身坐进车里，扭头看了我一眼。我还没反应过来，只觉身子往后一仰，警车已经冲出警察局了。

“真他娘的赶上一场枪战，就交代在这儿